

遍人间满是真情

——看闽剧《双蝶扇》

季国平



《双蝶扇》剧照

古今中外写爱情的舞台剧很多，闽剧《双蝶扇》可谓别开生面、别出心裁，哀婉缠绵、感动人心，既饱含着苦痛和无奈，也充盈着真情和诗意；既表现了命运的无常，更揭示了真情的温暖。

该剧从一个“错”字着墨，将女主人公林梦卿和两个男人陈子霖、吴玉山置于“婚亲有错，腹婴何辜”“幼儿待哺难离，双蝶之情难舍”的两难境地。也是这一个“错”字，毁了真爱，也考验了真情，演绎了3个善良之人内心的痛苦、哀怨、绝望，更展现了人性的温暖、善良和真诚。编剧王羚是福建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的青年剧作家，懂舞台、擅文词、有追求。对于本剧的创作，他独辟蹊径地让主人公在“面对各自最痛苦、最不堪的人生境遇时，进行着道德考验和情感抉择”，试图“积极地开掘超越于爱情的人生意义”。作家以为“或许爱情并不一定都是以客观的婚姻事实为圆满，或许它更需要精神境界的安然归属”“我们不会因为世事的蹉跎、遗憾，而忘记了道德永远是自我心中最温暖的一缕阳光。所以，‘把人生风雨写作阳光’是我赋予这个戏

的创作理念，希望能以此传递出时代的道德精神与价值的积极意义”。剧中的“双蝶扇”是一件画龙点睛的重要道具，串连着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和悲欢离合的人物命运，也寄寓了剧中人绵绵不绝的真情爱意。

该剧在舞台呈现上也很精彩，表演细腻感人，舞美简约空灵，剧种风格鲜明，充分凸显出编导、演员等主创人员的创作才华。周虹、陈洪翔、江忠岩、陈言芳等闽剧青年艺术家的表演，缠绵悱恻、哀婉动人，令人心醉，也耐人寻味。特别是领衔主演周虹，在剧中的表演非常出色。近年来，她担任福建省实验闽剧院院长，为剧院事业的发展和出入出戏多次放弃了自己领衔主演的机会。当然，我以为闽剧艺术同样需要周虹带头做好传承发展工作，这次《双蝶扇》中她出色的表现就证明了这一点。洪翔的表演同样精彩，经过多年舞台的历练，陈洪翔在表演上已经达到了成熟自在的境界。陈言芳、江忠岩的表演也可圈可点，一代青年演员已经成长为当代闽剧艺术的中坚力量。该剧已经入选国家艺

术基金扶持项目，我们期待其经过加工提高能更臻完美。

《双蝶扇》对于闽剧艺术在当代的开拓和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。该剧唯美典雅、诗意缠绵的艺术风格，与我们以往看到《王莲莲拜香》《王茂生进酒》《红豆缘》等市井题材的闽剧，既有密切关联又有明显的区别，与以往福建省闽剧院新编历史剧《别妻书》等也有明显的风格差异。《双蝶扇》写的是老百姓爱看的男女之情和家家长里短，但典雅的风格又有别于这一类题材的市井闽剧。其实，在闽剧发展史上，因题材和风格的差异，有着“儒林戏”与“平讲戏”的区别。闽剧《双蝶扇》在充分展现新时代的闽剧人对闽剧品质和审美理念的新追求的同时，让观众重温闽剧的另一面——典雅精致，彰显闽剧“儒林戏”的独特风采，这对于闽剧剧种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。《双蝶扇》拓展了闽剧的表现题材，看似基调风格“复古”，实质推陈出新、返本开新，正是闽剧艺术在当代的新发展。

(作者系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、驻会副主席)



《双蝶扇》第三场剧照



《双蝶扇》第五场剧照

闽剧《双蝶扇》的写作小记

王 羚

年少即入科学戏，工文武老生行。历经科班数年的严格训练，至今“皱眉、瞪眼”还是我面部习惯性的表情特征。或许是因为早年受过戏曲行当的专工规训，以致个人的情感喜好也都自觉以此为范。就是改行编剧，也还是对“老生戏”尤为钟爱。于是，笔下多有“忠臣、义士”的慷慨豪放，渐忘了舞台且有一处用以唱述爱情的缠绵、委婉。对于一个编剧而言，习惯于一种文字、情感的表达方式，这不是不行，但至少不够。于是，我便有了创作《双蝶扇》剧本的想法。

中国历代有很多关于咏蝶的诗词，而这些诗词中，又有很多是与爱情有关的。诗人的眼睛是浪漫的，他们总是能在大自然中找到自己心仪的景物，用以承载、寄托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愫。于是，“蝴蝶”随着诗人的吟咏，逐渐成为中国人精神领域里最具诗意的爱情象征。有一首《咏蝴蝶》的诗是“复此从凤蝶，双双花上飞；寄语相知者，同心莫相违”。每每轻吟，我似乎能看到一对年轻男女依偎于花前，深情凝望那两只美丽的蝴蝶在花间翩翩飞舞，内心便涌动起一丝温馨、一丝爱怜。我不禁想到诗人之所以喜欢以蝴蝶借喻爱情，或许不只是因为蝴蝶的美丽，或许也是因为蝴蝶的脆弱。一阵风雨骤至，那两只蝴蝶可能就要折翼、就要分飞。人类一切的美丽，似乎都是这么的脆弱，无论是蝴蝶，还是爱情。所以，它们都需要倍加呵护。或许这就是诗人多愁善感的悲悯情怀自觉或不自觉的表露。

戏曲，是最具诗意的演剧样式；蝴蝶，是最具诗意的爱情象征。于是，戏曲与蝴蝶又有了舞台上新的契合，就成为我笔下《双蝶扇》的爱情散文。《双蝶扇》虽然讲述的是爱情故事，但如果仅是为了写爱情而写“爱情”，似乎还不是当下文学艺术作品所追求。所以，在整个创作过程中，我都积极地开掘超越于爱情的人生意义，希望能借着这个古代的爱情故事，以舞台艺术形象诠释关于道德成全与自我成全的重要性，揭示人性对真、善、美追求的主动性。所以，虽然该剧蕴含悲剧风格，但我不去渲染晦暗、冷酷、绝望的悲剧色彩，而是有意识地蕴透出人性的温暖、善良、真诚。诚如剧中唱词所写的：“世事蹉跎总遗憾”，但我们一定不会因为世事的蹉跎、遗憾，而忘记了道德永远是自我心中最温暖的一缕阳光。所以，“把人生风雨写作阳光”是我赋予这个戏的创作理念，希望能以此传递出时代的道德精神与价值的积极意义。

但这是一个戏曲编剧，如果只重于剧本的文学性，而忽略了剧本与剧种之间的关系，这也不能不说是创作过程的一种缺憾。闽剧，是融合“儒林”“江湖”“平讲”而成的多声腔剧种，它的每一种声腔都有各不相同的演剧风格。创作与剧种艺术特征吻合的剧本，清晰展现剧种中某一个声腔的艺术特征，这对于新生代闽剧编剧，既为重要，也是考验。所以，在创作《双蝶扇》的过程中，我就自觉地注入了闽剧传统“儒林”的艺术品质和演剧特征，同时又自然兼显“平讲”演剧个性，使“儒林”“平讲”两种演剧的艺术风格得以有机融合、相彰溢彩。所以，《双蝶扇》既是以传统的故事框架，承载闽剧“儒林”的艺术风格，也是以“儒林”的演剧风格，承载着当代戏曲文学的创作理念。

(作者系福建省实验闽剧院编导室主任)



《双蝶扇》剧照



《双蝶扇》第六场剧照



林梦卿——周虹饰(第一场剧照)



《双蝶扇》序幕

《双蝶扇》第一场剧照



《双蝶扇》第四场剧照



《双蝶扇》第二场剧照

苦涩升华出的「回甘」

——浅评新编闽剧《双蝶扇》

崔 伟

她带来的是不幸，但在相处相持中由良善萌发的结局则令人感动，这就形成该剧写苦难和危机，最终却体现出人情、亲情温暖感人的动情点。这使得《双蝶扇》所讲述的故事，既在风格上体现和满足了戏曲受众的欣赏习惯，又在故事和人物命运之上，挖掘出带给人温度与信心的道德与风骨，看时动心，看后动情，就像福建的铁观音，初饮微苦稍涩，品后颊齿间的“回甘”则余韵美好。

剧中林梦卿、陈子霖、吴玉山这组奇特的三角关系维系支撑着剧情的走向，也形成了许多虽具有戏剧性但又不同于传统男女爱情戏的艺术空间。仍是一个“巧”，错嫁巧、怀孕巧、被诬巧、伸雪巧；但重要的是解决“巧”之危机时的“真”写出了力量。无论是吴玉山那正直的真、正义的真，陈子霖那绝望的真、转变的真，两个男人因林梦卿邂逅而纠结再而惺惺相惜，他们尽管都是女人不幸命运的制造者，但又都在善良的品行中体现出男人的正直与宽广，这就突破了以往传统戏以故事的奇而营造戏的格局(如京剧《勘玉钏》等)，而是产生了以故事的奇又能在危机的极致中浓墨重彩地写大义、大情，并升华出更具典型性，特别是承载人性与生活本质的民族美、良善美。

在我们的审美经验中，闽剧的市民特点特色鲜明，但这出戏的意义还在于重现了贻顺哥等典型闽剧人物身上没有的“儒林”风范。整个戏非常符合今天青年观众对古典艺术的审美期待，细腻地将故事款款道来，感性关注女性的内心与情感，浓烈地塑造男人的责任担当，优美地书写情感的流淌，忧伤地收官故事的结局，这一切都让优美的古典美成为剧目讲述的特有标识。特别是徐春兰导演的风格把握，仍继承了她在福建导演越剧《唐婉》和闽剧《红裙记》中的那种诗情画意的格调，使得忧伤犹如雨中的蒲柳，尽管柔弱却愈显坚韧，达到了以柔克刚的表现效果。可以说舞台表现形式的恰当、精彩，使这部戏的完整美显现得更充分、更立体。

这是一出考验演员的戏。因为故事中的人物有着远比情节复杂深邃的心理空间，使演员唱、念、做、舞的完成有了更充盈的内涵。周虹扮演的林梦卿充分发挥了戏曲闺旦的表演特点，在气质、举止、唱念上通过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的人物化激活，形成了一套优美又具情感感染力的舞台表现语言。特别是她在婚后梳妆、狱中相会、回家求休等情节中，呈现效果往往递进层次鲜明、情感表达立体，虽酣畅却不失含蓄，淋漓却具有韵味，把古典美的写意和人物情感的传达结合得非常自如，可以感到其表现功力已达到一种从容不迫的成熟美。陈洪翔扮演的陈子霖表演难度很大，因为他的动作和情感空间实际少于林梦卿、吴玉山，但陈洪翔那种小生的舞台美感，紧紧围绕对林梦卿的情感做文章，细腻完整的内心展示极大丰富了有限的情节，给观众同样留下了强烈的艺术享受。此外，江忠岩、陈言芳等演员也使此剧平添了许多精彩，共同构筑起《双蝶扇》的艺术格局。

作为一出优秀的新戏，《双蝶扇》还有完善的空间，比如如何在文本上把“巧”铺陈得更合理，如何让人物间相互的理解、关爱写得更自然，这些都可以打磨得更圆润些。

(作者系中国剧协秘书长)

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创作演出的《双蝶扇》(编剧：王羚，导演：徐春兰，领衔主演：周虹、陈洪翔)，无疑属于极为典型的以人生悲剧和情节突变为展示点、开掘点的戏曲样式，在体现中国戏曲独特讲述方式的同时，也为演员提供了充分的艺术表现空间，为观众留下丰富的感受点、欣赏点。所以，戏的情节和戏中人物的命运尽管充满传奇并经常被推向极致，但又给观众带来建立在感动、同情之上的可信与认同。

《双蝶扇》的故事凄美甚至残酷，这尤其体现在女主人公林梦卿的身上。恋人情感的甜蜜和对未来的期待写得越美好，随之的情感与人生的倾覆则越具悲剧性，而剧作的笔触恰恰聚焦于林梦卿的命运。“错嫁”是在不知情中发生的，但残酷在知道时已有了难以挽回的肌肤之亲；“求休”是在吴氏姐弟真诚下完成的，但尴尬在随之发现自己已结珠胎的事实；“镜圆”是在满怀期待下等来的，但悲恸在接到的是一封陈子霖“柔翰书暖语，却如剑诛心”的绝函。戏就是在每次都几乎写到无可挽回的残酷中，洞现林梦卿内心的波澜与情感的重创，并在之后升华出这个不幸女性性格与情感的丰富之处，以及与她所关联的环境和人物所给予她的温情。尽管也许他们最初给